



# 蒋风：走在“光荣的荆棘路上”

□韩进



间(1984年—1988年)将儿童文学作为核心学科来建设所奠定的基础牢不可分。

与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密切相关的是儿童文学教学科研队伍的形成。蒋风1952年在金华师范学校开设儿童文学课，1979年在浙江师范学院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1983年创办全国幼师普师儿童文学进修班，1994年退休创办“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并义务免费招收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至今，蒋风把毕生精力都放到儿童文学教学、理论研究和阅读推广上，桃李满天下，五世同堂。他的儿童文学研究生们已经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教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受他培养指导帮助的儿童文学教师在各自单位都已经成长为儿童文学教学的中坚力量，众多儿童文学爱好者在他的引导下走上儿童文学创作之路，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家的幸运。

## 蒋风儿童文学观三要素：文学性、儿童性、方向性

蒋风的儿童文学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儿童文学概论》里，这是“新中国最早一本系统的儿童文学专著，曾一版再版，被各师范院校选作儿童文学课教材”(张永健主编《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具有鲜明的中国儿童文学特色，既汲取了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合理内核，又顺应中国文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更有蒋风儿童文学创作、教学、科研的心得。从文学性、儿童性、方向性三个方面，界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概念，是经过近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教训检验的具有合理内核的儿童文学观，是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石。

蒋风认为儿童文学是根据教育儿童的需要，专为广大少年儿童创作或改编、适合他们阅读，能为少年儿童所理解和乐于接受的文学作品。它是文学的一部分，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服从文学的一般规律，但它又是文学的一个独立的部门，具有自身的特点，即儿童文学的特点，要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适应不同年龄少年儿童的智力、兴趣和爱好等，成为向少年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工具之一(《儿童文学概论》，第3页)。

蒋风强调儿童文学与文学在审美本质上的一致性，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儿童文学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性质、发展规律，与文学总体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在谈儿童文学时，首先应该认识它与成人文学的共同性，更不要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划出一条绝对的界限。但同时强调，研究儿童文学，既要看到它和一般文学的共性，也要研究它自身的运动形式，研究它的特殊矛盾，研究它不同于一般文学的特殊性，目的是为了为了更好地发挥它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战斗任务中的作用，更自觉地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儿童文学概论》，第4-9页)

蒋风认为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是由儿童这个特定的读者对象决定的。强调儿童文学要完成它对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任务，必须先认真了解它服务对象的特点，研究对象的要求、兴趣、爱好、接受能力等，并引用高尔基在《儿童文学主题论》中的忠告：“有志于儿童文学的作家必须考虑到读者年龄的一切特点。违背这些特点，他的著作就会变成没有对象的、对儿童和大人都不用的东西。”要研究儿童文学的特殊性，首先要研究儿童的年龄特征，强调儿童文学的年龄特征，既有生理和心理基础，更要关注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全面科学准确地理解儿童年龄特点，关注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对儿童文学的特殊要求，因为儿童文学的特点是它的对象的特殊要求在文学上的反映(《儿童文学概论》第9-17页)。

蒋风认为应该在文学性和儿童性完美融合的前提下，强调中国儿童文学必须具有“明确的方向性”，认为“儿童文学不同于一般文学的第一个明显特点，就在于它具有明确的教育方向性”，在于“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工具”，因为儿童的“世界观人生观正在形成，可塑性大，儿童文学对儿童的感染和引导必须是明确的、正确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应该具有明确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性’；‘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比起一般文学来说，要更明确，更有目的，也更有计划性’”(《儿童文学概论》第18页)。

由此可见，蒋风回答了“为什么要有儿童文学？”“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为什么人(儿童)”以及“如何为”这样一些儿童文学的根本问题，明确了“为儿童”是儿童文学之所以存在的核心问题。初步构建了“文学性、儿童性、方向性”辩证统一、“三位一体”的特色儿童文学理论架构，文学性是躯体、儿童性是灵魂、方向性是生命，这是那个时代对儿童文学这个文学门类作出的科学、辩证、准确、全面的理论阐释，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开放体系，至今仍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完全取而代之，这是蒋风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最大贡献。

蒋风的儿童文学理论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自然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譬如认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有力工具”，从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和儿童文学作家的时代使命感，导向实践中的儿童文学片面追求教育性而忽视文学性，这是那个时代的误区。在经历了新时期以来否定“教育工具论”、儿童文学过分娱乐化、一味迎合儿童心理、追求无意义无意思的所谓“回归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试验以后，我们更加感到，“方向性”应该成为中国儿童文学重要的特征，中国儿童文学对中国儿童读者必须有正确的引导，必须坚持正面引导，必须提供正能量，激发向上力。

## 蒋风的儿童文学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中国儿童文学

蒋风儿童文学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他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观。今天人们了解到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就是蒋风在一系列史学著作中主持讲述的历史，主要有《中国儿童文学讲话》(江苏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儿童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史论》(希望出版社)等一系列在当时都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里蒋风的儿童文学史观客观、全面、辩证、发展地描述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主潮，是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研究最权威性的观点，代表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研究的方向和水平。

蒋风认为，在中国，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儿童文学是20世纪初的产物，但它不是在某一个良辰吉日突然从天而降，而是数千年来灿烂的中国文化孕育下，在继承并发扬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一代又一代儿童文学的追梦者不懈追求奋进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走过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漫长历程。中国儿童文学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来，是人的现代化、语言的现代化、儿童观的进步、普及教育的驱动、外国儿童文学的影响等诸多社会、文化、历史、教育因素的深刻影响，具有源远流长但发展缓慢、起步晚但起点高、一贯注重教化又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发展特色，对照《大英百科全书·儿童文学》关于儿童文学发展水平的“十大指标”建议，中国儿童文学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和深刻的教训，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成功经验，预留了极大空间，描绘了美好蓝图(参见《中国儿童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社，1998年)。

蒋风为中国儿童文学而生，他参与、组织、引导、建设、见证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在他的身上就有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高度缩影，可以想象，没有蒋风参与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与研究的现状一定是另外一番景象。“蒋风的历史，就像一部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史”(陈兰村：《蒋风评传》，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出去”第一人

蒋风非常重视中国儿童文学的对外交流，可以说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出去”第一人，对中国儿童文学走向并融入世界、世界关注并接纳中国儿童文学作出了突出贡献，可惜这方面的意义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30年前，蒋风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被日本儿童文学学会收入《儿童文学事典》(东京书籍株式会社1988年版)，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代表，将其与法国保罗·海哲的《书·儿童·成人》、英国史密斯的《儿童文学论》、苏联马卡连柯的《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韩国李在彻的《儿童文学概论》并称具有世界影响的5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1992年，蒋风主编出版了200万字的《世界儿童文学事典》，“希为中外儿童文学学术交流”“起一个架桥、铺路的作用”。2003年，蒋风在回顾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研究60周年的业绩时，更特别提到自己“对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的开拓”，自述“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外交流，有交流才能进步，有交流才有发展。近20多年来，我致力于儿童文学的中外文化交流，可谓不遗余力”(《走在光荣的荆棘路上——我和儿童文学》，载《儿童文学信息》2004年1月20日)。

早在1987年，蒋风成为国际儿童文学学会的第一位中国籍会员，以后又陆续担任亚洲儿童文学研究会共同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顾问、国际格林奖评委等国际儿童文学学术组织的重要职务。1986年应IBBY(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邀请参加第20届IBBY东京大会，首开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国际交流之旅，至今的30年间，蒋风几乎每年都出访交流讲学，先后多次在韩国、日本、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德国、英国、丹麦、芬兰等国的国际儿童文学学术会议，都因为经费等问题未能成行，但蒋风都提供了书面论文供大会交流)，以及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宣传中国儿童文学，宣讲中国儿童文学主张，推介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培养中国儿童文学世界读者。

2006年，蒋风应邀出席韩国首尔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儿童文学大会暨第八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被授予“世界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颁奖词这样评价：“蒋风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其贡献获得亚洲儿童文学界之具体肯定，特此给予理论贡献奖。”蒋风成为中国文学界至今唯一的一位获奖者。

2011年，蒋风对于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突出贡献，更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界的高度肯定，获得国际格林奖。国际格林奖和国际安徒生奖被誉为儿童文学两大世界性最高奖项。与国际安徒生奖着重鼓励儿童文学作家与画家不同，国际格林奖更注重对那些在儿童文学理论与普及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进行奖励。国际格林奖始于1987年，每两年评选一次，24年来只有12人获此殊荣。第十届、第十一届国际格林奖评选中，蒋风曾两次获提名，此前12位获奖得主分别来自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蒋风是中国获得国际格林奖的第一人。

蒋风始终致力于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的努力，让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取同一步调”。蒋风无疑是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的开拓者、建设者和见证者。

## 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开创者与奠基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蒋风就在金华师范学校开设儿童文学课程，以讲稿为基础，于1959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具有儿童文学史意义的著作《中国儿童文学讲话》(江苏文艺出版社)，鲁兵称之为“我国儿童文学的‘史略’”，是整理和编写我国儿童文学史“一个良好的开端”(鲁兵：《儿童文学研究》1959年第2辑)。“文革”时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期间，蒋风已经完稿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简史》被抄毁，“文革”一结束，蒋风重回讲坛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高校恢复儿童文学课，并于1979年在全国率先招收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建立儿童文学研究室(1979年—1988年，1988年升格为儿童文学研究所，蒋风任所长至1994年退休)。1982年，出版“文革”后中国第一部儿童文学教材《儿童文学概论》(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主编出版中国第一部儿童文学史《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主编出版《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2年主编出版《世界儿童文学事典》(希望出版社)。至此，蒋风基本完成了对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构建：开设儿童文学课程、编写儿童文学教材、培养儿童文学师资。方卫平在回顾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学科发展历程时曾谈到，“儿童文学这一处于学术体制边缘的弱势学科，在被一南一北两个村子夹于其间的浙江师范大学，却得到了一种难得的学术尊重、呵护和培育”，“获得了中国所有高校中最好的大学文化土壤和体制保障”。(《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总序：论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版)这与蒋风在浙江师院的开创之功以及他担任浙江师范大学长期

# 说人说书说趣话

□曹文轩

在写作方面，安武林是一个十分勤奋、投入的人。在他心目中，写作是他一生的事，出发点也是终点。我想他大概不可能再改变他人生的方向了。正是与文学的相依为命，他才有可能写出这么多的作品来。其中有不少作品乃为上乘之作，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他已经构建了属于他的文学王国，这个王国正在走向它的鼎盛时光。

安武林这个人和他的文，向我们提供了不少话题。一个话题是：长篇与短篇。

当前中国儿童文学格局是：一线的作家基本上不再写短篇，而一心一意地在写长篇。那么孩子——我说的是中年以上的孩子，也不再读短篇，都在读长篇。我非常怀疑这种文学的格局和阅读的格局。我主张孩子还是要看一些短篇。最近我把我的长篇写作停了下来，开始写作短篇。我曾经跟许多朋友讲过这样的话：儿童文学作家要不时地写一些短篇。为什么要写短篇？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演员在长期演电影、演电视剧之后要停下来，再登台演舞台剧一些话剧，因为话剧有更高的要求。长篇的思维和短篇的思维很不一样。而短篇思维对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对他认识这个世界还是提高他的写作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短篇非常讲究，非常精致。安武林是经营短篇的高手，篇幅短神速——这是我看过他的许多短篇童话之后的一个印象。

第二个话题：粗与细。

我还是相信文如其人这个定律的。但这个定律碰到安武林，可能就有不通。他的走路就像旧军人大踏步，轰轰隆隆，说话和笑声就像涨潮时一波一波的潮涌声，喝酒的动静也很大。他基本上是一个粗线条的人。但就是这个人，写诗、写散文、写童话和小说，或是写批评文字，却是那样的细——细致、细腻。大千世界林林总总，其间一些物象极其细弱，他却能一感应到。他是只蜘蛛，这只蜘蛛在林间的枝杈间经

营着网子，这个网子静静地罩在那里，一个轻轻的翅扇，都会通过经纬合理相织的网子传给结网的敏感的蜘蛛，它马上就从藏身之处闪出，沿着丝网，行向猎物。这个在茶会上、酒席上东拉西扯、很喧闹的人，在他处于写作状态时却能凝神、凝思；而当他独自一人对世界观察的时候，眼神是处于凝滞状态的。他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在公共空间里根本看不到的形象——另一个安武林。

我喜欢《老蜘蛛的一百张床》《酒瓶子》《母亲的故事》《一盏灯》《老人》《爷爷的草帽》等作品。最近又看了他的一些新作品。我们这与安武林开玩笑惯了的人，在读完他的这些作品之后，惭愧在心中十分严肃地承认：这些都是一流的文字。他有一篇叫《黑豆里的母亲》的作品，令我终身难忘。

这些文字背后，藏着的是一颗极其细腻的心灵。据我观察，安武林实际上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他待人处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是很细心的人，也是很智慧的人。安武林的智慧是属于那种幽默境界里的智慧，他说话、做事其实都很讲究，很有章法，并且这个人有原则——大原则。

第三个话题：抒情和叙事。安武林写诗，写童话，还写散文、小说和批评文章。童话和小说是叙事的，尤其是小说。散文可以叙事，还可以抒情。而诗一定是抒情的。诗有叙事诗，而这里的“叙事”概念根本不同于小说意义上的“叙事”概念。从根本上讲，诗是抒情的。一首诗，如果描述拿破仑的矮小以及他的一双小小的手，注定了是失败的。

安武林善于叙事，这有他的小说和童话为证。而我以为他更善于抒情。无论是他的小说、童话还是散文——诗更不用说，其本质上都是抒情的。我以为，他的文字对我



们的孩子而言，其主要效果是感动。

文学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用于叙事的，而是用于抒情的。《诗经》里有叙事，但背后是抒情的，字里行间流淌的是感情之水。后来，我们往往重视文学的认识价值，而忽视了文学的情感价值。其实，就人类的文明史而言，情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有思想而没有情感的人，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家伙。我们宁愿与一个有情感而没有思想的人相处。在情感日益淡薄的今天，情感教育我以为更为重要。在儿童文学这里，情感教育可能更是一个显著的问题。今天的孩子缺就在情感上，读一读安武林的作品，对他们有好处。让他们学会感动，也就是让他们成人，成为一个有悲悯情怀的人、一个高尚的人。

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几乎所有的恶事和悲剧，皆是因为情感的缺失。我坚信文学的主要功能或一大功能就是抒情的，是为了用来提升人的情感质量的。

安武林一人把握几乎所有儿童文学的体裁，如果按最好、好来排定，我以为可以这样来排次序——散文、童话、小说。我为什么没有说他的诗？那是因为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诗，或者说都具有诗性。记得上次参加安武林研讨会我说过一句话：今天的会其

实不用大家都发言，只金波先生的一句话就够了——金波先生说：“祝愿武林从诗出发，回归于诗。”诗有意境，这一点与童话、散文相通。还有诗是抒情的，格调雅致的抒情。所以说安武林的各路文字都是诗性的。

还有一个话题是：人杰与鬼才。

安武林做人做事有底线，有原则，不伤人，不害人。他是个鬼才。他有他的聪明，他的聪明让他做成了很多别人想做但没有做成的非常有益的事。这个世界上并不缺人杰。所谓人杰就是那些用常理来把事情做到极致的、特别出色的人。他们的思维是常人的，只不过他们更有韧性，也更为刻苦，最后把事情做出来了。那些人也有才，但是大路的。

这个世界缺鬼才。所谓鬼才是指出人意料，在不可为之处而为之。文学需要的不是人杰，而是鬼才。说实在话，文学创作没有一点鬼才大概是不行的。得天下者都得有一点鬼才。我非常喜欢安武林作品中的一些句子，“这个可怜的家伙死了，是被一滴露珠砸死的”；“虫子说，我们聊着聊着，天就黑了。知道了，我们唱着唱着，夏天就终止了。礼花说，我们跳着跳着，就找不到舞台了”。最近在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这个书里又看到一段话，“小古丽回到乡下后，自己编了一首歌。歌词的大意是：麦子熟了的时候，请注意麦秸；不要在奇形怪状的麦秸旁边散步，不要对它产生好奇，那有可能是个陷阱。所有的蟋蟀都听见了，她们远离麦田，在青草茂密的地方唱歌和生活。城里的再来乡下捉蟋蟀时，他们常常是空手而归。那个叫小刚的小男孩抱怨说：蟋蟀都去哪儿啦？”这些都是一个鬼才才能写出来的句子。

最后一个话题：读和写。

我无数次地讲过，我不敢说安武林可能是我们儿童文学界读书最多的人，但我敢说肯定是一个读过很多书的人。我们与他交往，常常是书的交往。跟他聊天，就知道他读了多少书。我特别想年轻的作家讲：写的前提是读，没有读何有写？我在下面小学做讲座，在讲到写作时，对孩子们说：读是哥哥，写是弟弟。在读书这一点上，武林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 童心世界



风琴(儿童画)

# 儿童文学评论

·第366期·

